

福东老匠

应杏村

金秋的一个上午 笔者走进芝英镇芝英四村 88 岁的打铜老匠应福东家。只见一个脸色红润、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正专心致志地在看报纸。令我惊讶的是 ,他居然不用戴眼镜。

当与之谈起做手艺的生涯时 ,老人指着桌上的报纸条理清晰地说 :虽然现在已歇息不做了 ,但这贯穿了我一生的打铜生涯却永远萦绕在心里 ,只要报纸上刊登有关于做手艺的文章 ,我都要认真地看看 ,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往昔的一幕幕

老人自幼父母双亡 ,又是四代单传 ,由舅祖母抚育 ,全靠芝英镇义庄每年无偿领取的抚恤粮食和白洋 ,才得以活下来 ,并读了书。13 岁时 ,祖母死了 ,他只得得到外公家去 ,到 16 岁时去学补铜壶的手艺 ,在外面日日行担 ,辛苦还好 ,只是不赚钱 ,加之从小体质不好 ,就在 19 岁时经亲戚介绍到淳安学打铜 ,20 岁在安徽屯溪打铜店看店 ,经过 3 年历练 ,逐渐掌握了各种物件的打造与修理的技术 ,于 22 岁开担起家。

讲起打铜的历史 ,老人如数家珍 ,手臂挥动 ,脸生自豪 ,宛如引领胜利的将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徽州是永康手艺人的天下 ,60 多个永康师傅汇聚一地 ,有打铁的、打镢的、钉称的、打铜的、做漆的 各行各业都有 ,从较大层次上激活了徽州地方上的生活面貌 ,永康师傅 技高一筹 ,人高一等 ,真是光荣啊 !后来搞手艺合作化 ,编组织 ,成立机械厂 ,他还在厂里浇筑了一年的铜。那生意真是天天兴旺 ,铜壶铜罐来不及制作 ,拿来补的锅一沓沓地码着 ,起码要三四天才能取回 ,有着急要用的顾客就拿着家中充裕的粮食 ,要求早点给修好。这刚好帮上了永康缺粮食的困难。那几年 ,他的家人就在青黄不接的时期 ,来徽州住上几个月 ,吃得胖胖的 ,再回永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于生病 ,老人回到永康。眼看 5 个儿女要吃要穿要读书 ,生产队所得的工分根本是杯水车薪。 尽管出门做手艺要交

公积金 ,他还是挑起担子到外面打铜。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分田到户后 ,老人就在家 ,忙时干农活闲时做来料加工 ,不想倒无意弄出几个 第一 来 ,随着改革的开放 ,芝英镇的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 ,他的徒弟应锦齐就在芝英的高端塘角开了一个馄饨摊。因为放馄饨要经常加热水 ,他想到以前学手艺时 ,师爷有个放桌子上的小炉 ,炉边带只小水罐 ,在烧炉时顺便温热了罐水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在馄饨灶上加个什么 ,利用余热来给水加热 ? 这样就会方便许多。他和锦齐马上就开始构造。经过加工改良 ,它就是当时风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乎家家农户要用的 第一个 省柴灶铜汤罐的前身。

村里有个在戏班子里坐后台的邻居 ,有天拿着一把坏了的唢呐 ,问老人是否有办法修补。老人经过反复仔细研究 ,大胆决定 ,打把锁呐。他在唢呐容易破损的部位 ,采用加厚材料 ,并在决定音量的位置切开 ,再焊接一层用料 ,并修补了一些瑕疵。他用做好的唢呐一吹 ,果真声音洪亮 ,音域宽广 ,喜得邻居一生至爱 ,不舍更换。它便是永康本地第一把手工唢呐。不久 ,附近的各路戏班子纷纷慕名前来订购。

芝英的废旧金属市场于 1988 年

在老人的住宅附近开张。凭借几十年的打铜经验 ,他一眼便看出铜质的好坏 ,成了 第一个 带着家人走向生意路的人。当时 ,还有几个聪明的芝英人办起了铜加工厂。当遇到问题时 ,厂负责人就会请他前去 看诊 ,究竟是何原因。

看着老人家里珍藏着的一些打铜的作品 :汤婆子、大门钹、脸盆、唢呐等 ,那不是一曲曲岁月之歌吗 ? 尽管手艺时代已退入角隅 ,但它永远不会消失 ,依然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不可代替的光芒。

都说 ,在每个芝英集市日的戏台后面 ,还有个胡祖坑村的师傅摆上手工铜作品 ,专等情有独钟的人前来续缘。老人感慨地说 :一路走来 ,手艺就像一条河 ,滋养了我的生命和生活 ,饮水思源 ,人 ,怎能忘本 ? 所以 ,我一直教育我的五个孩子 ,要做一个勤劳、本分、踏实、善良的人。现在 ,他们在医生、教师、公务员、企业家的行业里继承了手艺人应有的品质。这确实让我很欣慰。真要多多感谢手艺对我的恩赐 !

其实 ,历来誉享百工之乡的芝英古镇 ,不正是由一个个肩负磨难、手生勤慧、脚踏八方的手艺人老匠 ,用永康人精神 ,谱写了一页页底蕴深厚、风格独特、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么 ? !



南溪江畔的落日余晖 杨成栋 摄

山行朝圣

俞思

凌晨 4 时的山 ,犹在梦中酣眠 ,而人已动。我自山脚旅舍出来 ,仰见天色如墨 ,星子疏落 ,一条盘山公路却如白练缠绕于黑黢黢的山体之上。路灯排列齐整 ,发出冷白的光 ,竟像是工业文明嵌进山里的铁钉 ,既突兀又顽强。

驱车上路 ,引擎低吼 ,惊破了山的清梦。公路回环曲折 ,每每以为前方已是绝处 ,方向盘一转 ,又是一段新的攀升。这大约便是 山不来就我 ,我便去就山 的现代演绎了。人类终究不耐烦等待山的垂青 ,便以钢铁与沥青铺就自己的朝圣之路。车窗外的铁护栏冰冷地反射着车灯 ,每隔数米便重复一次 ,机械得令人昏眩。

然而 ,山毕竟是山。在某个急转弯处 ,我刹住车 ,熄了火。霎时间 ,万籁俱寂 ,唯有山风掠过松林的簌簌声。就在这寂静深处 ,忽然传来一阵嚓嚓声 ,时断时续 ,如大地的心跳。借着微光向下望去 ,只见梯田层叠处 ,几个黑影在移动 原来是农人趁晨昏交界之时割麦。他们的镰刀起落之间 ,仿佛千年前的时光从未流逝。工业文明的车轮在我身后轰鸣而过 ,而这里的时间却黏稠如蜜 ,缓慢流淌着。

继续上行 ,公路与古道时有交错。新铺的沥青旁边 ,时而可见一段残破的石阶从草丛中探出头来 ,像是要从现代文明的桎梏中挣扎出来 ,诉

说另一个时代的故事。

半山腰的观景台上 ,已有三三两两的早行人。他们架起长枪短炮般的相机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发出幽幽蓝光。没有人交谈 ,每个人都通过电子设备与山对话 ,仿佛若不借助这些工业造物 ,便无法确认眼前景色的真实。这倒颇具象征意味 :我们创造了工具 ,工具却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媒介甚至替代。

及至山顶 ,东方已现鱼肚白。人群忽然骚动起来 ,所有的镜头齐刷刷对准天际线。就在这一刻 ,我注意到了那位老人。

他独自坐在一块远离观景平台的岩石上 ,身边放着一把沾着泥土的镰刀。粗糙的手掌中握着一个搪瓷杯 ,热气袅袅上升 ,与山间的晨雾融为一体。他对即将出现的日出似乎并不急切 ,反倒更像是在与老友会面 平静 ,熟悉 ,甚至带着些许疲惫。

曙光初现 ,奇迹般的时刻到来。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 ,所有的相机都在咔嚓作响 ,所有的屏幕都在闪烁。而老人只是静静地望着 ,脸上的皱纹被金光渐次照亮 ,如同山峦本身被赋予了生命。他没有试图捕捉什么 ,只是与阳光相互浸染 ,仿佛他本就是这光的一部分 ,从远古以来就一直坐在这里。

当太阳完全跃出地平线时 ,整个山脉苏醒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盘山公路上的车流、观景平台上的相机、老人身边的镰刀 ,都在阳光中失去彼此的界限。金属的反光与麦田的金黄融为一体 ,引擎的轰鸣与山风的呼啸谱成和弦。工业文明与农业历史不再对峙 ,而是被阳光熔铸成新的整体。

我突然明了 :山从未拒绝人类 ,只是包容了一切。它允许我们在其肌体上开辟公路 ,也允许农人在其怀抱中收割麦穗 ,它欣赏人类创造的工业奇迹 ,也守护着千年不变的农耕记忆。而那条回环的山路 ,看似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 ,实则是山对我们的引领

它以自身的雄伟宏大 ,将人类的一切创造都转化为对自然的朝圣。

下山时 ,我选择步行。阳光洒满山路 ,护栏的冰冷被温暖取代。经过麦田时 ,我看到那些农人正在捆扎麦束。他们直起腰来 ,向我点头微笑 ,仿佛我们早已相识 或许在某个更高的层面上 ,我们的确相识 ,都是山的朝圣者 ,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山不来就我 ,我便去就山。最终 ,我们会发现 ,不是我们走向山 ,而是山早已在我们之中。两种文明从未真正分离 ,就像盘山公路终究依附于山体 ,人类的一切创造 ,不过是大自然神迹的延伸。

秋葵低语

(外一首)
吴华潭

我爱恋夏的炽暖
含笑追逐烈阳
光焰愈是灼热
我便愈是绚烂

追光是天性昭彰
向阳而生不虚妄
如初生婴孩
依恋母乳奶香

我擅群生
连陌成就碧海绿浪
也能独守
孤寂锤炼铁肩铜膀

舒展宽手掌
揽尽晨露霞光
哪怕雨骤风狂
仍然挺直脊梁

我也沉醉秋的清爽
朝露晚霖润心房
思绪渐次发散
放缓奔赴的行囊

日渐充实的头脑
不再痴迷仰望
垂首沉思
越低越有内涵

一籽一瞳仁
阅尽人间沧桑
黑色条码里
蛰伏岁月洪荒

像眼角皱纹
镌刻长辈诗行
盛满吾辈耕耘
孕育儿辈果香

若称聚宝之盆
也许价值相当
密密匝匝灰珍珠
满怀济世衷肠

粉身愿化清油
重塑甘作糕糖
涓滴不为私藏
倾尽所有坦荡

我如玲珑 天眼”
感应宇宙千变万化
汇聚千丝万缕信息
凝成千粒万籽力量

我疑有第三只眼
洞悉寰宇玄黄
经纬交织奥秘
谜底珍藏胸膛

夜半偶尔睁目
窥见血月奇观
南短北长各有样
血月秋葵同形不同象

血月告白

卸下银纱素裹
换上绛色云裳
两个时辰的梳妆
垂眸与人间相望
恰似待嫁的新娘
渴望又忐忑的拜堂
我的瑰丽华彩惊艳
应谢天地自然的包装
且奉吴刚桂花佳酿
共久候粉丝畅饮千觞

穿越千年沧桑
收藏无数眺望
浸透李白邀酌的樽影
照彻杜甫独倚的危墙
牵起李商隐未晾的罗裳
酬唱苏东坡悲欢离合的衷肠
静观文征明夜凉如洗的寂寥
轻扶袁枚蝴蝶冷眠的忧伤

每朝每代赠我诗章
总觉难及量子纠缠的浪漫
披着猩红袈裟巡游穹顶
不要问我为何又缺又圆
昔日冰轮酿成血酒
浇灌相同寂寞的土壤
无论银钩金镜白玉盘
我还是旧时模样